

## 移民潮下，遙距的親子關係如何轉化？

專訪生命工場「出租子女」項目創辦人  
鍾承志、李麗雅

在移民潮下，當家庭成員面對出走與留下的抉擇時，成員可能會各自得出不同的結論。不論基於個人意願，或是基於經濟能力，部份長者未必會跟隨子女離港。兩代人將要分隔兩地生活，這對彼此間的關係會產生甚麼影響？留港長者又有甚麼新的社會服務需要？

今年 1 月，生命工場參考了日本「出租大叔」的概念，以自負盈虧形式推出了「出租子女」項目，期望協助留港父母適應子女不在身旁的生活。本文專訪了項目的兩位創辦人鍾承志及李麗雅，希望從他們在前線服務的經驗中，探討應如何理解移民潮下長者與子女的關係，以及尋找對日後服務的啟示。

### 子女移民後長者的服務需要

李麗雅表示最初構思此項目，是源於自己的日常生活觀察，「身邊年齡相仿的朋友決定移民後，紛紛開始擔心留在香港的父母沒有人照看，拜託我閒時去探望一下。隨著移民人數增加，這種情況越來越普遍，於是我們開始構思『出租子女』的服務，回應這種需求。」

主流社會服務的設計大多是以應付服務使用者的特定生活需要為出發點，例如送飯、清潔家居、護理傷口等，出租子女的服務則有別於它們，更著重去嘗試填補子女的角色。當然，即使在真實的親子關係中，替父母解決生活上的需要，亦是構成雙方良好關係的重要部份，因此出租子女的服務內容，也大多與解決長者的具體日常所需有關。服務的實則內容會按留港父母的狀況度身制訂，可以涵蓋生活中的不同瑣碎事務，到訪留港父母的次數亦會按移民子女的要求而異。就服務詳情，鍾承志表示：「我們最常接觸到的需要是陪診，移民子女會希望有人與留港父母一同面見醫生，以便更為準確地轉達父母的身體狀況及醫療需求。另一個很常出現的需要是電子產品支援，基於資訊安全等問題，移民子女會比較樂意使用我們的服務，而不是叫留港父母去一般的維修店舖。再加上許多支援問題其實都不是硬件上的，而是一些使用習慣上的疑難。這些需要都不是一次性的，可以預視到會在生活中反覆出現。」

然而，即使出租子女與坊間的陪診員同樣會擔當陪診的角色，但服務的著重點更多在「暫代」子女角色，達至「陪伴、指導」的功能。「取名為『出租子女』而非『出租照顧者』、『出租維修員』，是因為我們著重服務中人性化的部份。

我們希望可以如子女一般，以一個有安全感的角色，為個案的父母帶來一種可以被依賴的親密感覺，填補他們的子女日常的實體陪伴。」

## 父母與子女關係在移民中的延續

有人認為，子女離開留港父母移民外地，代表親子關係斷裂，而「出租子女」的概念就好像是子女遺棄父母，找另一個陌生人取代自己。兩位創辦人卻不同意這種想法，在他們眼中，移民無疑代表父母與子女面對一種新的處境，而出租子女則是透過新的服務模式，協助父母與子女轉化及繼續維持彼此關係。

首先，在他們的經驗中，查詢服務詳情的子女在移民前，與父母的關係均算不俗。所以，在移居外地後，大多數子女與父母仍然保持密切的關係，子女亦願意在不同層面上承擔照顧的責任。李麗雅提及：「在我們接觸的個案裡面，父母與子女在準備移民的過程中，通常都是有商有量的。當父母得悉子女移民的決定後，心理上會經歷驚愕、失落、焦慮、彷徨等情緒，但花時間梳理過後，大部份父母最後都可以消化和接受這個消息。特別是為了子女們的下一代著想，他們都會成全子女的意願，甚少因為移民而導致關係決裂。」鍾承志甚至認為，移民對親子關係的影響，並非全部都是負面的，因為移民這決定產生的衝擊，以及因分隔兩地而產生的掛念，有時反而會成為一個表達本身隱藏感情的契機。鍾承志強調，「不少個案的子女在抵達外地後，依然每天會以視像電話打給父母，向他們分享新的生活。我們會形容在某些個案中，離開香港的這個決定，以至分隔兩地的這個距離，令他們之間的愛比以前更為外顯。」

此外，科技的進步似乎確實可以為移民子女與父母在維繫關係上，尋求更多可能性。李麗雅表示「即使擔當了『出租子女』的角色，我們依然鼓勵『親生子女』在外地時聯絡父母，畢竟他們才是過去數十年間與父母建立了深厚感情的人。」出租子女在這個過程中，則充當了橋樑的角色，在實體接觸父母後，把他們當日的狀況向子女匯報，從而方便子女再去跟進，亦可以跟據子女對父母的關懷，轉化為實體對父母的服務。因此，鍾承志認為出租子女實際是在加強子女與父母的關係，「子女在離開香港前將父母的部份交託予我們，在他們離港後，我們亦可以透過平日與長者的交流，從中擔當潤滑劑，加強父母與子女的關係。」

## 無法取替的實體關係

隨著科技與服務的蓬勃發展，在移民子女與父母延續彼此關係方面，似乎亦開拓了新的可能性，但是當中是否有些部份，只有透過實體接觸才能成立？根據坊間不同對長者心理的研究及實際工作經驗中得知，長者最需要是有家人在身邊，而家人陪伴的重要性很多時並不單在於協助長者完成某一事情，而是在身旁的安心感覺。李麗雅坦言，雖然出租子女嘗試與長者建立一種較密切的關係，但亦難以解決長者因失去子女實體陪伴而產生的孤獨感，這狀況在過年過節時

更為明顯：「節日通常都是父母大展身手的時刻，他們會預備一桌美食、享受與兒孫的相聚。即使可以透過科技與子女保持聯繫，生活中的瑣碎疑難可以轉為依靠『出租子女』解決，但這份大時大節親人不在身旁的孤獨感，始終無法改變。」

## 主流長者服務的發展

雖然出租子女是因應子女移民現象而設計的服務模式，但鍾承志亦認為不應忽視主流的長者服務。鍾承志指出，現行長者服務的缺口並非一日之寒，「在移民潮出現前，長者服務的資源其實已經不足。許多較為基本的服務，例如送飯、陪診、入住院舍等，都有很長的輪候時間。」鍾承志認為這種狀況令不少社工即使有心在規範化的服務外多做一步去關懷長者，亦難以抽身去實行，「唯有投放額外資源，長者服務才有變化的可能性。」

或許，移民對留港長者帶來的影響，亦視乎其他留港者，如何透過公民社會，給予長者足夠的支援及親密感。正如李麗雅所言：「節日時見到上門探訪的義工，陪伴長者傾談一段時間，長者們其實非常高興的，然而這些單對單的服務需要花費很大的人力物力。這種需要不容易被滿足，對長者而言卻是最真切的渴望，這方面值得整個社會去思考。」